

A Corpus Of
Song's Words
In
Dunhuang Manuscript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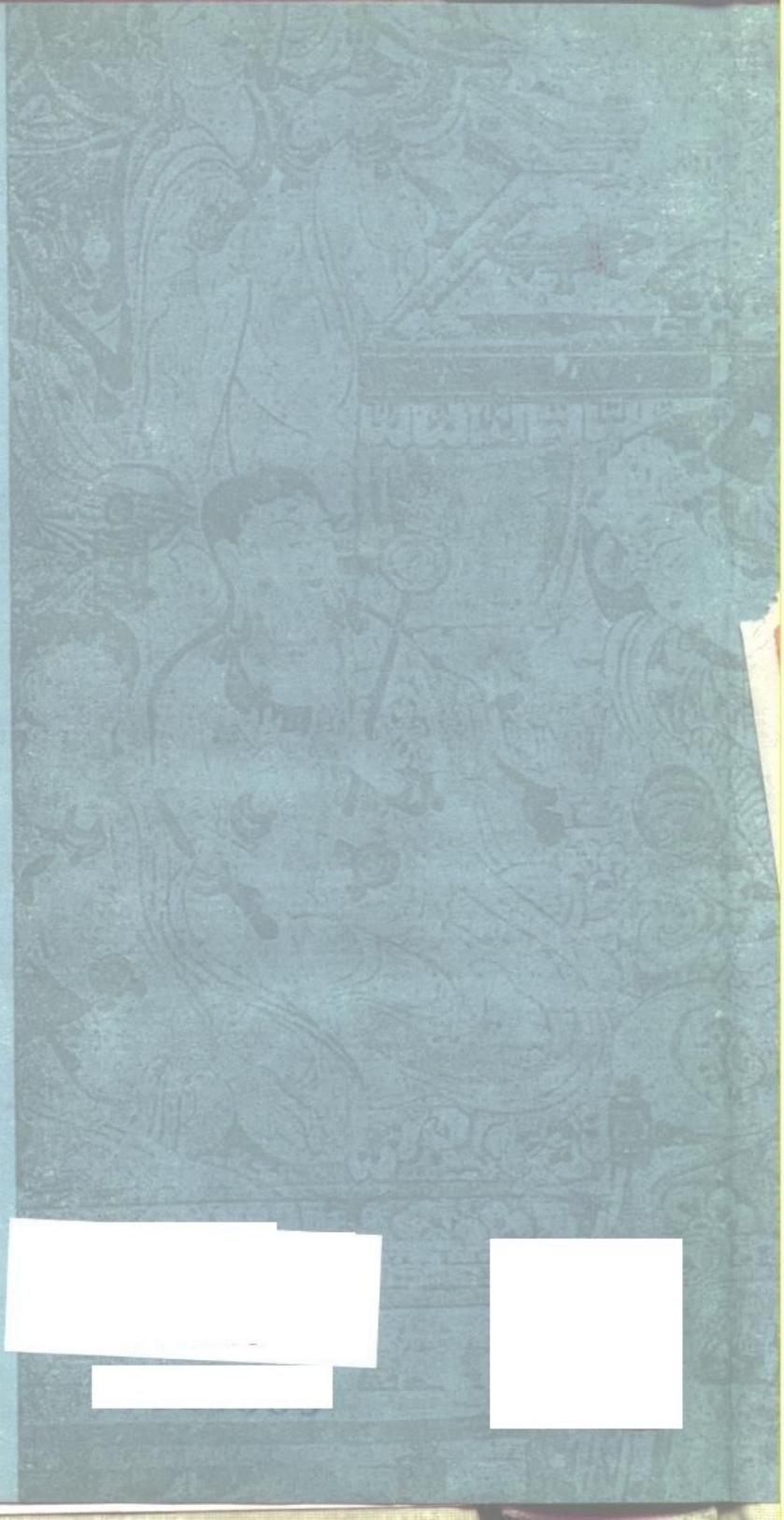
任半塘 編著

敦煌歌辭總編



敦煌歌辭總編

任半塘編著
龍溪校題



敦煌歌辭總編卷二

雜曲 普通聯章 六十三組，三百九十七首

擣練子「孟姜女」四首 甲、伯二八〇九 乙、伯三九一一 丙、伯三三一九

堂前立。拜辭娘。不覺眼中淚千行。勸你耶娘少悵望。爲喫他官家重衣糧。「〇一五
一」

辭父娘了。入妻房。莫將生分向耶娘。君去前程但努力。不敢放慢向公婆。「〇一五
二」

孟姜女。杞梁妻。一去燕山更不歸。造得寒衣無人送。不免自家送征衣。「〇一五三」
長城路。實難行。乳酪山下雪紛紛。喫酒只爲隔飯病。願身強健早還歸。「〇一五四」

△此調四辭，有三寫本：甲最全；惟無調名，錯字又多。乙有調名，寫「孟曲子·擣練子平」。丙僅具後二首，曾寫兩次：一次止於「更不」，一次止於「山下雪」，均未寫完，王目所謂「孟姜女小唱殘文」是也。其正面寫大般若婆羅蜜多經殘文。劉復於一九二五年與顧頡剛書內，依據甲本，鈔給後二首（即原本之前二首），並未示以全文，未詳其故。同年，魏建功函顧氏，亦僅據二辭立論。因此，三家對辭之取義均不完備。至一九五五年，王集與「舊編」均已印行，各列右辭四首無闕，國人之所共覩。而同年，路工編孟姜女萬里尋夫集，羅列資料三十六種，冠以敦煌寫本孟姜女擣練子，仍遺其半，僅載二首，殊不可解。劉復接觸全卷，而不示人以全，致三十年中，四辭裂而未復，坐令此種「小唱殘文」，殘者愈殘，小者愈小，誠憾事也！

△四辭在原本，曾作雙疊格調二首之形式，但相聯一片之叶韻皆不同部；作代言體，一人所言皆限在一片內，並無通及二片者，顯然是單片之調四首。——此有關唐代民間歌辭「章解」之識別。開宗明義，不容苟且。劉書、王集、饒編、戴編體裁不在「校訂」，於此可不從嚴；本編既號召「校訂」，不能不嚴。其內容既演故事，又有代言，分場面，顯爲戲文。而按諸情節，前二首乃杞梁告別，後二首始孟姜送衣。若照原本，先送衣，後告別，方送衣時，人尙在家，衣可自攜，何必遠送？成何情節？民間戲文亦何至混亂如此！「舊編」雖已有見，尙無決心更正。茲

既重編，勢難保守。唐戲弄八「雜考」謂孟姜女戲本之說白失傳，可看變文秋湖，便得大概，已引如校末。在本編卷六「一二一四」內，亦有移正辭序之例，可參考。戴編但知守原本辭序，以摸索口氣，致對唱。辭人是男是女，喫酒人是公是媳，都不合戲情；造成「陰錯陽差」。

△乙本辭前原寫「孟姜女擣練子平」，後在「姜女」二字上，又加寫「曲子」，以掩蓋原字迹，成「孟曲子」云云。四首皆以大墨點斷句，大致不誤。「擣」不寫「搗」。慧琳音義一二「擣以」條：「作『搗』非正體。」字書：「『搗』俗，『擣』正。」廣韻同。參看「〇〇三一」、「〇八三四」。「平」字義詳「〇〇三九」。饒編謂甲本曰：「橫卷，黑絲，前爲變文廿七行。……此卷書法如出一人，點畫波磔一般甚佳。」謂丙本曰：「社司轉帖中，鈔孟姜女至『乳酪山下雪』句，未完。」按「變文二十七行」，是何變文？未詳。變文集未收伯二八〇九卷內材料。

△尤要者：饒編圖版二七頁之上幅所載，即此處之丙本也。其版端標號曰「1」行，乃「大唐國人」四大字；曰「2」行，乃「社司轉帖」；曰「3」行，即「孟姜女、杞梁妻，一去煙山更不」，凡十二字。饒氏既「接觸原卷」，而上述圖版又其手編，對於「大唐國人」四字，應所目察，未知何以獨不提出。此四字之作用殊不等閒，正說明此組四辭之作辭時代及其祖本之「寫本時代」，均尚在所謂「大唐」範圍，未入五代。饒氏曾誤指「大唐五台曲子」之「大唐」是後唐，此一「大唐」

在饒氏，容亦認為後唐，卻無說明，未提例證，無從含混了之。劉復謂後二首「最遲亦不過五代」，顧頡剛則云「最遲不過宋初」，蓋均未經介紹。此同卷同面，僅隔兩行之「大唐國人」四字耳。

△在右辭分首校訂以前，有兩項要義須預為說明：（一）此組四辭與次組六辭間相互關係如何；（二）兩組校訂中共同採用或分別採用之主要資料，如何，及採用之原則如何。

△此組四首與次組六首，均非孟姜女故事之全，亦非出於同一劇本，彼此並無緊密之聯繫。此組佔故事之開端，次組佔故事之結束，中間顯有脫節。雖然，倘即合併此十辭以觀，已覺有點關係不可忽略。（一）十辭同用一曲調，其調名本意乃擣練。擣練在工序上，乃織布裁衣之前奏。反映孟姜女本是勞動婦女，與同賢記內所示為富家閨媛、不勞而享者，身份不同。「○一」曰：「擣衣嘹亮」；「○〇三二」曰：「永夜嚴霜萬草衰，擣練千聲促。」「〇〇三四」曰：「萬家砧杵擣衣聲」；「〇八三四」曰：「十月孟春春漸寒，爲君擣練不辭難」；——可參考。（二）若僅限於十辭本身，當不能表達內容細節。十辭既是劇曲，原作必皆嵌於說白之中。例如「〇一五二」乃夫婦對唱；次組一、二、四、五首皆孟姜唱，末首乃杞梁之魂唱；「〇一五七」應為夫婦合唱。原本果否如此，尚俟考；凡此在原本內，必皆由說白點明。（三）此組以別親

開場，次組以養親收場，顯以封建之孝思貫串全文。（四）反抗精神全在次組：「罵秦（實際罵唐）」固然，「摧城」與「暴骨」、「驗骨」亦然。蓋虐民者欲築城，孟姜則摧之；虐民者欲築人，以掩其罪迹，孟姜則暴而彰之；虐民者欲以亂骨不能分辨難孟姜，孟姜則以滴血破之；——皆抗暴也。（五）次組以鬼魂要紙錢作結，思想迷信。——綜上所云，四辭後能又有次組六辭，故事之意義乃倍增。惜敦煌寫本披露太晚，早年研究孟姜女故事者均不及知。左錄於一九六三年首先發之，其辭正劉書、王集之所棄者，左氏功不可掩！但因原寫太劣，迄今訂訛補闕之效尚不著，乃藝林憾事！至若饒編於一九六八年印六辭，竟廢去調名，不講章句，渾一百六十餘字爲一篇，使停滯於原始狀態中，則益非其道矣。

△以下校訂取材，依一基本原則：除本編內之異辭互證外，重在「以唐見唐」，力避繁瑣。若其前之源、後之流，除少數必須參考者外，凡屬一般通考範圍，概不涉及。「以唐見唐」之資料中，曾具梁孟一定人物者有五種：（一）孟姜女變文（集三二頁），簡稱「變文」；（二）同賈記載日本傳寫之珊瑚集；（三）文選三七曹植求通親親表注（簡稱「文選注」）；（四）汪遵杞梁墓詩（懿宗咸通間）；（五）貫休杞梁妻詩（前蜀王建時）。其他未提及梁孟一定人物，而具有故事中主要情節者，有二種：（六）王建送衣曲；（七）張籍築城曲。次組之六辭及（一）（四）兩種材料，爲

過去研究孟姜女故事者未見或未用。(一)(五)之內容與十辭之情節最為契合；作辭時代與杞梁妻詩及變文之時代可能相近，詳見「〇一五五」校文前。日本波多野太郎有孟姜女故事總說，引據空前完備！茲酌採一二，未容泛及。

△【〇一五一】甲本辭上有「同前」二字，微偏。「堂」寫「當」，「拜」寫「拜」，「辭」寫「詞」，「覺」寫「角」，「勸」下衍「夕」，「耶」寫「妃」，「少」寫「小」，「望」寫「皇」，「重」寫「重」，「糧」寫「糧」。乙本寫：「堂前立，拜詞娘，不卽眼中淚千行。勸你妃娘小悵望，爲喫他官家重衣糧。」

△「堂」寫「當」，不多見。伯四五〇九尚書顧命殘本，蔣斧羅振玉皆認為天寶以前寫本。本內「下堂」作「下當」，蔣跋謂為譌字，「無闕考證」以「詞」代「辭」，變文中則屢見，詳卷七大曲總校「詞」為「辭」省例證中。「衣糧」猶言「衣食」。劉書「狀文」：「雖是同父母兄弟，爲貧鄙，各覓衣糧。」字書：「糧」正，「糧」通。蔣校疑「重衣」二字為「裏」字一字誤分，使此句果作「爲喫他官家裏糧」，成上三下四之七言，將有損擣練子格調，不可。周本據原有之「夕」，改第四句曰：「勸勸你耶娘少張皇」，未的。此句是仄聲句，不叶，通兩組十辭皆然，無叶平或作平聲句者。

△饒編（九三頁）云：「伯三八〇九作『勸方你』，乃『力勸』倒鈔。」按饒編圖版二二頁，伯三九一一「勸」原寫「勸」，於右旁注小字「力」，表示「勸」字之右半是「力」，非「ㄉ」，如此而已。「力」非倒

文符號，無所謂「倒鈔」。依饒說，「力勸你耶娘少悵望」，亦八言，與周說之訛相近矣。又圖版一九頁，伯二八〇九「勸」字寫「勸ㄩ」，「ㄩ」近重文符號，「」意不明。二本未必不約而同，皆成倒文，故重文說較是。

△此首有反官役情緒。

張籍《城南曲》所謂「家家養男當門戶，今日作君城下土」，其怨可知。蓋人民方賴男丁持家，仰事俯蓄，而暴吏以重役與薄養（衣食不周）毀之，使本人「一去不歸」，絕其全家生計，耶娘妻子，焉得不怨！但據此辭，梁因自身原喫官糧，掛名在籍（與「〇〇三八」曰「低頭淚落悔喫糧」同，皆反映唐民因久戍及苦役而怨之實況），官命所使，不得不赴，故辭親別妻，毅然前往，心地光明。初非同《賢記》等所載梁自始卽「避苦逃走」（詳下文）。此歌辭立場之優於傳說者，應予闡明。

△【〇一五二】甲本首二句寫「詞娘入清房」，無「父」「了」二字，茲從乙。甲本「莫」寫「貞」，「將」寫「將」，「但」寫「但」，「慢」寫「慢」。乙本「辭」寫「詞」，「但」寫「但」，「慢」寫「慢」。

△首二句襯「了」字，幾連二句爲一。漁歌子「〇〇二八」亦有此句法。後三句乃代言問答。周本改「慢」爲「懶」，不必。十二時「〇九四六」「放慢似尋常」。又「一二七七」「勸諸人，莫放慢。」「父娘」「耶娘」「公婆」，所指之人則同。民間猶有「婆父」之稱。斯五七〇〇「放家童青衣

文」：「先薦過往婆父，……次及近逝慈親。」

△此首與次首內甲本均以「清」代「妻」，本編已劃為後期之「青齊互注」在二辭內最著；而王集謂「『清』爲『妻』之聲誤」，不知所認何人何字何音爲誤？何人何字何音爲正？真正莫名其妙！上述「後期」因「青齊互注」詩經內已有，未容割斷歷史，而謂其始於唐五代（詳「〇一九」校）。但羅氏方音於千字文注音表內，曾鄭重提出青齊互注之音變，實例甚多。說明青齊互注在此時期，確有一段特殊發展，爰標爲「後期」，以符史實，並與三代古音之「前期」者遙遙相望。

△依本編校訂中處理方音之法，每於音變字下，直接注明音讀，以示落實。右辭「妻」下應注「讀如『清』」。但「〇一五三」內又逕以「妻」叶「歸」、「衣」，又改用「妻」之通音，是在多首之同一聯章內，「妻」音忽「方」忽「通」，彼此各不相謀。此在研究方音者雖可放棄，在校訂歌辭者須注重「體用」，不能不顧全局。因此，於右辭次句內僅改「清」爲「妻」而已，不注音讀，以求與下辭統一。此點對安排「後期」青齊互注之方向顯不一致，是統一中仍有矛盾耳。

△「公婆」二字之在原作，倘復用「耶娘」，則重韻而已，並非失韻。重韻在民間歌辭內不忌。夏承燕詞韻約例末指此辭之以「婆」叶「娘」，乃「大戾韻書分部，……泛濫無歸」，乃全從文人歌

辭出發耳。詹安泰論填詞可不必嚴守聲韻，謂「此辭以『婆』叶『娘』，用音韻原理不可解，乃用方音叶」。夏氏約例亦曾有「詞之初起，取叶方音」之說。王佩靜校：「歌麻與魚虞古韻通轉，已有汪榮寶說，歌與陽儘可通轉，在唐猶然。」惟王氏未舉例，尙未觸及西北方音實質。——以上乃對此辭早期體會之情況。

△龍例曰：「歌陽通韻是西北方音中特色之一，爲其他區域之方音所無。『房』『娘』失去軟顎鼻音，轉爲陽聲字，讀如 bo mo，乃與『婆』叶。因之，可斷此辭爲西北人作。羅氏方音（二六頁）謂此又爲千字文注音之所獨見。日本於許多漢字原音中之鼻音亦不取，而讀如我之西北方音，如『房』讀 o，『康』讀 kō 等，亦可參考。」

△惟辭屬聯章，先逐章看，更須從全組看。若將叶韻情形解得過於複雜，藝人登場，前後同演一色者，前後發音難異，無從忽「通」忽「方」，忽南忽北。倘於此無以契聽衆之耳，勢將被觀眾所斥；倘責在劇本，將廢而別撰。彼時音韻家申其理論，雖振振有辭，終難爲場上之藝人分謗。此種理論與實際間之牴牾，卷五「定格聯章」所見尤甚，值得注意。

△此首表孟姜明大義，勉杞梁努力前程，自己負責事親，使梁無後顧憂。亦較同賈記等意義豐富，爲劉顧魏路諸家所不及處。

△「生兮」張釋已考：二字之意始謂生發，「兮」去聲。漢書地理志：「薄恩禮，好生兮」，言妄自生發。後轉爲生忿，又轉爲忤逆。所引皆元劇，例如深存孝二：「俺割股的做了生分；殺爹娘的無徒、說他孝順。」合汗衫三：「生忿忤逆的賊也。哎！怎把這雙老爹娘做外人看待？」

△【〇一五三】甲本次句寫「犯梁清」，「燕」寫「煙」，乙同；「歸」寫「歸」，乙丙同；「送」寫「送」，「免」寫「免」，乙同。乙本「杞」寫「犯」，「無」寫「無」。丙本「更」寫「更」，「免」上脫「不」字，「免」寫「免」。

△首二句僅說得孟姜一人。第三句乃由孟姜口中說杞梁一去不歸。此辭所表應是杞梁離家以後甚久之事，在原本中，必賴有說白詳明。燕山自薦至海，延袤數百里，高千仞，古代華裔北面分界地，天然之長城也。【〇〇三五】曰：「寒衣造了無人送。」【〇一九四】曰：「每歲送寒衣，到頭歸不歸？」並可參考。末句云云，亦示送征衣曲調（【〇〇四七】之由來，主因在官家衣糧過薄，不足維持勞役者之生命，張籍築城曲所謂「來時一年深積裏，著盡短衣渴無水。力盡不得拋杵聲，杵聲未定人皆死！」——此寒衣所以不得不送也。與避苦逃役者截然二事。

△劉書、顧說及魏說均認此與末辭是詞一首之兩片。劉氏校「妻」爲「情」，劉顧二家皆用「煙山」。顧氏訂首三句曰：「孟姜女，杞梁情，一去煙山更不歸」，未知指「煙山」是何山。顧氏

孟姜女故事歷史系統第十節內，稱「燕人杞良」，未云依據。三家皆認「孟姜女」之名稱及親送寒衣之情節，皆始見於此辭，前此所未有。顧氏並認後世稱杞梁爲「范郎」，「范」字說不定即由「犯」字而來。魏氏對於此一意識傾向尤甚。實則書手訛火甚烈！「〇一五七」「杞梁」又寫「去梁」，顯然「犯」乃「杞」之形訛，「去」乃「杞」之音變而已，根源都在「杞」字。（唐戲弄亦曾稱「范杞梁」（七三一及九一一頁），誤，杞梁姓范是宋說，於唐尚無據。）顧氏指「妻」「清」雙聲，並認「妻」叶「歸」「衣」，甚是。惟又曰：「亦不是一定爲『妻』而非『情』，因爲下面的二句『長城路，實難行』，也不是押韻的，不過這可備一說罷了」，則又不然，因「行」「紛」叶「歸」，有根有底，非不押韻，說詳下文。

△妻叶「歸」「衣」，乃以齊叶微，不涉前一首以「清」代「妻」之方音。羅氏方音將開蒙要訓注音之寫卷時代作爲注音時代，推齊之二韻之同讀，而互叶，須遲入五代北宋，本不足信，丙本「大唐國人」四字已足以破之（詳上文）。邵文據韓擒虎話本（集一九六頁）中，有脂齊與止齊代用之異文，而借話本開端曾及唐武宗會昌滅佛事，來提早以齊叶微之時代到晚唐初期，未慮韓擒虎是隋將，早唐武宗二百餘年。說話人信口開端，未足深據。若指爲上限，向會昌後看，結果將與羅氏所取之五代北宋無別。故仍以丙本隔行曾著「大·唐·國·人」四字已截斷五代者，

爲簡單明瞭、確鑿不移也。

△【〇一五四】甲本「實」寫「寶」，「乳酪」寫「羌酪」，「紛紛」寫「秀」字，「酒」寫「油」，「只」寫「則」，「隔飯」寫「隔餅」，乙同；「健」寫「健」。乙本「紛紛」寫「秀秀」，「喫」寫「喫」，「願」寫「影」，「健」寫「健」，「還」寫「遷」。丙本「雪」寫「重」，「雪」以下全缺。

△乳酪山初探考屑略有引申，仍待考。顧氏指「乳」字曰：「爲『朝』爲『彩』，均不可知。」又謂「山」上二字倘是山名，得此山後，便可約略推知歌辭發生地點，及孟姜女夫路徑。原本以「霧」代「紛紛」，書手任意而已。王集、饒編用詩小雅之「雨雪霏霏」，當無不可。俗文內如【〇八二】有「今尚分分雪敷山」，蔣議引李陵變文，另有「芬芬」，皆「紛紛」之形變。顧氏校爲「飛飛」，以叶「歸」「衣」，並曰：「末字若爲『飛』，其上即應爲『紛』，而非『霧』。」唐校「霧」作「零零」。「健」之寫「健」，【〇六六三】一組內會見六次之多；【〇〇〇一】已詳其原則。太平廣記內存唐小說俗寫，「健」字尤著。「還歸」猶「旋歸」。【〇〇一五】破陣子：「早晚王師歸卻還，免教心怨天」，引注甚詳，可參考。【〇〇一四】拜新月：「已經新歲未還歸。」

△龍例曰：原韻「行」「紛」叶「歸」，乃以庚文入微。張衡西京賦內「彬」「崙」叶「輝」，是其例。衡籍西鄂，今河南，誠非西北。但詩陳風東門之枌內，以「原」叶「婆」，即古方音內陰陽對轉、

「桓」之叶「和」也，亦河南音，從知此兩地方音之異同。羅氏書內雖無庚文入微之例，在阿彌陀經注音內，已見「行」失鼻音，注he(二)七頁；在千字文注音內，又有大宗庚入攝之字。「紛」乃文韻in攝（羅氏方音五四頁），無失鼻音者；惟有「新」字曾失鼻音爲「西」（詳「〇一九二」辭後校）。合此辭之「紛」「歸」一例，共有三例，已足補羅氏方音所闕。

△此首亦代言，乃孟姜送衣離家時，公婆慰勉之語。乳酪山尙未能指實。初探（四二二頁）引涼州記：「祁連山，張掖酒泉二界之上，東西二百里，南北百餘里，山中冬溫夏涼，宜牧牛。乳酪良好。夏瀉酪，不用器物。刈草，乳著其上，不散，酥特好！酪一斛，得升餘酥。」乳酪山名或在此。「喫酒」句公婆自道。隔飯病應出老年，以酒消之，乃「食療」之法。初唐本草一九：「酒，味苦，大熱，有毒。主引藥勢，殺邪惡氣。」注：「飲蒲萄酒，消癰破癬。」慧琳一切經音義：「癬，宿食不消也」，宜包括隔飯病在內。宋唐慎微修政和證類本草二五「赤小豆」目下，引食療本草云：「蒲桃子釀酒，益氣調中，耐飢強志。」所謂「調中」，宜包括通暢胃腸在內。初唐本草玉石等部中品第四「石膏」下曰：「腸胃中隔」；又木部上品內有曰：「伏苓……主隔中」。所謂「中隔」與「隔中」，應即「隔飯病」所在。

△指四辭爲戲文，非飄忽想像之說也。初探論體裁（二〇四頁），唐戲弄劇錄（六四一頁）、劇本

(七三二頁)與變文比較(九一一頁)，均會及之。四辭固非其全，顯然爲殘本；但首章杞梁向父母唱，次章大婦對唱，三章孟姜向公婆唱，末章公婆唱：四段情節見於兩幕中，頗有結構，已值注意。茲錄唐戲弄八「雜考」說供參證——

△敦煌變文集二(一五四頁)秋胡變文曰：「誓言已訖，整頓容儀，行至堂前，叉手啓娘曰……兒今辭娘，遊學三年，願娘賜許。」其母聞兒此語，不覺眼中流淚。喚言：「秋胡！汝且近前，聽娘有之語……」秋胡辭母了手，行至妻房中，……啓娘子曰：「……今蒙娘教，聽從遊學，未審娘子賜許已否？」其妻聞夫此語，心中悽愴，語裏含悲。啓言道：「……郎君將身求學，此愴兒本情。學問得達一朝，千萬早早歸舍！」唐戲弄謂秋胡變文此段說白之布局及劇中人之情感口氣，與擣練子四辭，彼此頗近；「或者是當時民間文藝中一種熟套，戲劇用之，講唱亦用之。吾人欲揣孟姜女劇此四曲之間說白如何，可從秋胡變文此一整段語句著眼；欲揣秋胡變文之韻語如何，可從孟姜女劇之此四辭文字著眼。」

△盛唐傳說之故事前半與右四辭所唱，完全不同。同賢記曰：「杞梁，秦始皇時，北築長城，避苦逃走，因入孟超後園樹上。超女仲姿浴於池中，仰見杞梁而喚之。問曰：『君是何人？因何在此？』對曰：『吾姓杞名梁，是燕人也。但以從役，而築長城，不堪辛苦，遂逃於此。』仲姿曰：

『請爲君妻。』梁曰：『娘子生於長者，處在深宮，容貌豔麗，焉爲役人之匹。』仲姿曰：『女人之體，不得再見丈夫，君勿辭也。』遂以伏陳父，而父許之。夫婦禮畢，梁往作所。主典怒其逃走，乃打煞之，並築城內。』末二句在變文有曰：『當作之官苦相剋，命盡便被築城中』，詳「○一五七」校。餘續見「○一五九」後校語中。

△顧氏於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內，述文選注云：『仲姿居近長城，正在後園池中遊戲。杞梁避役到此，她反顧見之，請爲夫妻。梁以『不敢望貴人之相采』辭之。她說：『婦人之體，不可再爲男子所見』，遂與之交。後聞其死，往收其骸骨。』——以上兩種傳說與此組四辭之內容有三大抵觸：（一）杞梁自始即避苦逃役。（二）孟姜出身富貴之家。（三）根本無縫衣、送衣情節。因此，自無孟姜勸勉其夫，前程努力之表示；僅從兒女私情出發，一普通傳奇故事而已。從知十辭貫串封建道德之孝思，四辭又兼有奉公之正誼，均其比較可取處，兩種傳說不足擬也。

擣練子 「孟姜女」 六首 伯三七一八

雲疑蓋。月已升。朦朧不眠已三更。面上褐綾紅分散。號咷大哭呼三星。「○一五五」
對白綿。二丈長。裁衣長短尺上量。夜來夢見秋交末。自怕君身上□□。「○一五六」